覺非齋文集

覺非齋文集卷之二十六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溥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黎紘校正

箴

日省齋箴有序

省之爲義大矣哉仲尼之門曾子子思孟軻氏實相傳聖人之道者也曾之三省思之戒愼恐懼孟子之求放心其所以用力於自省者三賢之論若合符節乃知賢之希聖未有不由此而至焉士希賢者宜決人之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放而不知求雖有存焉者寡矣心不存則無以檢其身亦何所不至哉君子毅然於是以用力焉其日進乎高明也何有謝爲都尉

廣陵趙公讀書之齋扁曰日省縉紳知名之士莫不謂公處富貴尊榮之地而能用力於儒者治心脩身之事非天質之美學問之功灼見理欲之分者安能及此咸從爲敷繹其義流溢于篇翰既頌羨之復勉其大成間嘗以示某乃作箴曰方寸之微善惡攸歸苟不自省某知孰是而孰非雞鳴而起爲之孳孳舜跖由此分如之何弗思念茲在茲以敬自持毋忘乎斯須

銘

實義堂銘

上帝降衷人具恒性動則罔從惟義之正芸芸萬殊其用雖同不此之宜吾誰適從盈尺之璧價則連城

渥洼騄信麾鼕鼓夜光之珠照乘射獲千里四匠
徒重軒德乃知君子所寶惟義爲寶不寶亦爲斯稱
有翼其堂爰搨斯扁不攸不求惟義是踐頊虎送奏
春風載叔正路是由其樂孔多其樂孔多將白盜貴
不有君子孰識其貴

守默齋銘有序

三山林君文節以守默名齋志慎言也聖人貴訥而惡利口蓋有取於默也故予推而極之為之銘曰

言為心聲在人曷無易幽抉玄張鶩騁辯于殺守默
子將奚居闕而藏之返乎古初斂心之毒淑于道腴
予欲無言聖亦有訣

止漸齋銘有引

會稽張君克安以止漸名其齋蓋取易于木止于下而漸于上之義縉紳文士論著辨且詳矣予謂止漸之義初不外乎孟子教人有序之道用是為銘以勗之銘曰

古之教者學有小大自幼至長制為等殺謳攝應習小學之方循已治人大學之綱先之近小若器其虛後之遠大實暢其支譬諸木焉封樹因采擇以扶環滲之灵液下得所止乃漸于上敷暢條達隨其所向高摩雲漢宜為棟梁下結黃實無不碩厖廊廟可柱籩豆可充止漸之效斯為極功易陳鴻漸傳釋知止教人有序異世同軌若因資地發奮于剡達孔瑞孫祠

邪閑門隨我為作銘請書座隅欲務止漸宜循是途

玄默軒銘

窅窅為體皎皎者何以窮窮為宗吸吸者奚庸晦其明弗著弗形以反乎無名忘其言弗朗弗宣以合乎自然故曰知白守黑造玄之宅不語自得極默之域是默與玄至道之原不為物先橐龠化誰有見於此請銘諸軒

存誠齋銘

聖之誠同乎天不存而自然常人之情遇物與遷非閑邪之功動則有差仲尼之門有亞聖若淵騫猶尚事四勿剋日希之而弗勉旃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嘗聞之昔賢貴力行何如爾奚在多言

贊

虛舟公畫像贊

爲政獲直諸過于激要其指歸如射中的發〻遑〻民或弛或張考其成功若綱在綱用世之才濟時之器盡心力行不見知於是豈鄉人之好惡能爲輕重者哉

訥齋贊

言寓乎心因言以宣道假言以傳言不可以訥也言不可訥乎身由言而困事由言而僨言不可以不訥也訥乎訥乎殆將訥其所不當言而不訥其所當言也夫在鄉黨則恂恂在宗廟則便便是爲訥之誤

尚絅齋贊有引

儒之名一也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儒之名
一也有為己焉有為人焉人孰不欲為儒
惟學為君子儒為難士孰不欲學惟學知
為己為難耳孔子之時猶嘆其未然而況
今之人哉尚幸有以尚聚名之者不可謂
今無古之人也為之贊曰

錦衣在躬絅則襲之令德在衷晦以藏之惟錦之實
襲而彌章惟德之實晦而愈光基於此[illegible]
尚慎旃哉無虛美此堂

壽毅先生畫像贊

渤正之氣凜乎若秋霜之肅和順之德藹若春陽
之煦深藏於壯齡以無可為之時[illegible]於高年[illegible]

夫賢之路是以不得盡用其才也逍遙安在民徒懷於世

既去屠屈髑首角巾杖屨優遊熏醉酌遊樂消遙以

遲暮神完氣充心安體豫故當其晉之時特命徵拜

其寢疾之愿户益欲使一心之靈炳不昧乎平素耶

于寢衣起人敬慕嗚呼孟軻氏所謂浩然之氣以直

養而無害者視之先生可無愧矣

襄城伯草虫贊

右草虫雜畫一卷襄城伯李公家藏舊物

也暇日偶獲一觀筆意精到宜在神品因

為之贊曰

大塊無心而動植自育者謂之天巧固於氣往則化

契人心之靈乃謂而有之假毫穎之末以陶寫其性

情緣忽不爽且氣不能囿反得而久存焉豈人之所
亦能勝天歟或謂筆力之工能奪造化非此類邪若
之括人每因覩物而知道體公於總戎之暇時時披
閱使曾以悠然有以見兩間發育之妙與自家意思
一般者是以求盡物之性循而至於極功曾不外此
豈直娛耳目之觀而已哉若夫品第後先之與已備
群公之論著者姑復贊云

施慶士畫像贊

肥遯丘園不過望而求優游鄉里不隨波而流以子
則能繼志以父則能貽謀天於善人不爽報酬宜將
昌其胤嗣而俾之緝慶於孫也

施文舒氏既歿其諸子繼志克裕其家聲子

貴從予友春官貳卿吾君對縉游贊㪉而性敏君甚愛之予近得告南歸訪吾君於金溪之上留兩閱月貴㪉過從予見其㪉恭而氣和言約而詞婉若是進而不已他日必大有成就吾君一日擇奉其先人之像來求題且曰僕嘗讚之矣子幸毋吝一言以贊勉後進予既重吾君之請又喜貴之能亢宗也遂不辭

說

清濁動靜圖說

不二子慕老子之道謂無爲天師無爲天師授之圖題曰清濁動靜不二子持歸因挹予以求見意非言

生覺非先生謂不二子曰予欲聞其說乎吾告子矣天昆侖顢蒙一氣未融朴如也謂之象先象先冥冥無兆無形清濁動靜不可得而名逮其闢也一白微啓斷斷者明混混者微上浮而升下滯而凝上浮而升清而動者也天也陽也下滯而凝濁而靜者也地也陰也彼老子所謂天清地濁天動地靜者也此其本體也若夫天有常度時不可易動而靜者也日月晦冥風雲黑昧清而濁者也地氣發生百物蕃息靜而動者也水木清華河海靜默濁而清者也動靜互根清濁一本故又曰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不二子曰先生之言天地之清濁動靜既聞命矣敢問之斍非先生曰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

人也是故知理也者性也宰吾氣者也氣也者形也宅吾性者也是故以清濁言清者性而濁者形也以動靜言靜者理而動者氣也合理與氣互言之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彼則只男清女濁又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彼則曰男動女靜分陰與陽對言之也人與天地參初何間然之有不二子曰然則吾道有同與異歟曰不異者情不同者歸不二子曰何謂也先生曰我以主一彼以退密主一號〻達于至誠至誠不顯而無臭無声退密無營惟以自審退密賓賓復返乎無名故曰不異者情我以達順彼以獨運達順則隨化而安獨運則自足而存惟安與存其宿與門故曰不同者歸是故知儒也者有為而無為者

逆者也皆無為而治者也是其異而同同而異者也不二千古願語孔子曰至矣哉言矣請書其說遂書之

更定忍辭圖說

忍辭曰吝亨初吝終吉悔亡利君子貞不利小丈夫悖日忍剛發乎內柔制乎外小有所抑大有所益也象曰心上有刃忍君子以含容成德初一血氣方剛戒之在闘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也形而為鬪自求禍也次二小不忍則亂大謀象曰小不忍乃成大亂也次三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朝之忿至身忍也亡身及親禍與大也次四忍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貞性事克濟也次五衣於胯下以成漢

功韓信以之象曰跨下之辱小辱也成漢之功大功也上六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也　咨甫撰予忍卦圖一卷相傳以為宋温国文正公所撰予得而讀之其體本周易彖象爻辭皆引經援史以漢唐故事其理明而切其言簡而典其旨婉而微其為狠愎忿懥者之戒深切著明矣庶幾擬聖而作百世以俟而不惑者歟初一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次二曰小不忍則乱大謀次三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次四日出于跨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次五曰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天子上六曰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公之意蓋以初爻貫乎一卦之義而終之

以戒慎之功焉蓋繫辭卦之義有陰陽內外剛柔之
辭不獨尚其辭而已蓋四應乎初五應乎二上應乎
三卦之體也隨時從道避凶趨吉由微至著易之用
也若乾之潛而至亢皆此道也用敵斷以易之義例
而更定其序以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居于初而小不
忍則亂大謀次之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又次
之為內三爻而以必有忍其乃有濟居外三爻之下
而次之以出於跨下以成漢功終之以張公藝九世
同居其旨蓋曰知血氣之剛為可戒乃能有忍而有
濟初應乎四也知小不忍可以亂大謀故俛出跨下
以成大功二應乎五也知忘身及親之禍由於一朝
之忿故上下相容以雍睦其族至於九世之遠上應

孚三也此卦爻相應之例也以內外之體則言之內三爻忍之用切體也外三爻忍之著效用也曾不能戒血氣之鬪以至於亡身及親孑忍之過由微至著也凶也陰也自有忍有濟以至於親睦九族能忍之福由微至著也吉也陽也剛發乎內而不得其正陽中之陰也柔制乎外而得其道陰中之陽也如此則錯綜互言無有背於卦爻之義例者作公之高資絕識夐出一世不待有所傳授而與道合者豈區區庸陋之見敢窺其涯涘哉第以不解公始作之意是以緣文求義不能無疑也乃敢以臆說私自論著云正於有道之君子或者千慮一得願效忠焉非敢求異也

葵庵記

草木於天地間無情物也無情故無偽無偽故不變是故蓮之淤污之不染也竹之虛也窒之不塞也松柏不以矯揉而屈其勁也蘭不以幽獨而歇其芳人則不然其潔也或污之其虛也或塞之矯之揉之勁或可屈也幽之獨之芳或可息也人固靈於物者也而反物之不如何哉蓋以其靈於物也故有情有情則不能無偽而不變故不若無情者之無偽無變也世之君子惧其有情而偽偽而變也則取諸無情無偽而不變者愛而玩之以自况而自勵焉不非直以玩物適情留連光景而已也翰林修撰劉君雲高以葵庵自號其言曰予豈以是物爲可玩可愛耶蓋

以其花葉常向日而舒雖東西旋轉無適而不向之日
君象也臣子慕君之心當如葵焉是之取於詩豈不亦
君者其知為臣之道乎夫葵以卉物之微向日而傾
出於天性初何情哉臣子慕君之心能如葵之向日
一出於天性而不留情於顧望則猶與變何自而生
哉君子於天下之事惟義所在盡己而不求諸人况
君臣之間哉若以君君信知為臣之道矣託物以名
庵自况而自勵焉豈可與世之玩物留連者竝論哉
作葵庵說

寅賓軒說

[illegible]寸守饒陽居第之東偏有軒曰寅賓說之者[illegible]
[illegible]出日之義也錢[illegible]當[illegible]朝近[illegible]

令而收斂焉不得朝夕見而心則不能忘日君象也乃托是以寓其愛君之誠焉有非之者曰古之聖人命官以明曆授時則有迎日之法周官載祀禮而有朝日之儀擬諸二者可乎必若說者之言錢子旦必盛服拱手是軒以符東方之明拜跽稽首若廷臣之朝見然於礼庸無瀆乎況人臣事君遠近雖殊礼有御文為不當為而為之非也予聞之曰二說皆是也然皆不足以知錢子之心錢子之心豈不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失其所養則夜氣之所息不能以勝其晝之梏亡而無所不至矣養之之要敬而已寅賓之時平旦之氣未與物接所謂儼若思時也吾於是時正冠肅容齊明盛服儼然若對神明之在

上森然若兵衛之在列凜然若御史執法之在左右戰兢惕勵而不敢肆旦旦若是而不息不間斷則養之者熟矣養之者熟則此心一不放不邪復入以息黜朗瑩潔有若方出之日可以洞燭萬類所謂清明在躬天君泰然者其氣象自不侔矣果有得於是焉蓋將無施而不可尚何名迹是非之足論哉錢子聞而喜曰誠乎斯言之有以得於吾心也聞請書其說錢子季武肅王裔孫性其名士復其字而天台其居也其為尋齋易政尚寬平而果於行官蒲去尋郡民仰之其父母得於是蓋不虚矣

瑞之說

狀穀尚書郎東陽裴君安青以吾發去官營一親之墓

於泉溪之上建祠堂以奉先世神主落成之日基上忽產靈芝一本三秀柔餘而紫榮高可尺餘其大如盤光瑩煒如也人皆嘆異以君能盡力於褒崇追遠之事以厚民俗而獲此休嘉之應君謝不居泰茂藏之家廟而敬事唯謹來京師為予道其事且曰世固有孝感而獲昭應者若某之於斯也信有以致之歟抑偶然歟謂有以致之人子於蒸嘗之禮分內事也未嘗特人所不能行若古人之為孝者何足以致之哉謂出於偶然與當家廟甫成之日而芝然秀于吾親寢穴之上又似非偶然者豈祖宗累世所積將振發於斯時邪將何脩而可以承之於是而感焉懼焉顧有質焉予應之曰物生天地間莫不乘氣機以發

育而氣之於草木又易感而易生者是故感和氣以生者則為嘉祥感乖氣以生者則為妖沴雖休咎之徵各以類應而未嘗不本諸人事焉君子明於天人之道於嘉祥之臻則務德以迎其和於妖沴之臨則務德以弭其乖及其至也則和者必其應而乖者虛其應矣小人昧於此理漠然而不知省懲然而不知寶感其應之必與虛也反是今夫芝草之為瑞天下之所共知也不產於文德殿庭不生於閑曠歲月而生當家廟落成之日而挺然出於二親墓上豈無其感哉蓋順德格于祖祢和氣暢于幽扃蒸為靈秀草以旌發其祥天理人事昭然甚明乃自分無以報嘉應懼弗克承之其敬慎如此所謂務德以迎之使不虛其

應若非君而誰歟是固可以叶天地之和可以昭神明之貺可以繇祖宗之緒矣祥慶之至衮衮其未沬哉

邵生字說

邵生兄弟家錫山族大而好禮暕暉昱昰既冠學之暕曰允昭暉曰允南昱曰允仁昰曰允熙其大父文甫翁方以彰德貳守歸老于家樂見諸孫之幾入而欲勉其進脩也以書抵其親友之在京師者曰薛君其求予說以發其義予謂暕暉昱昰皆日之光明是則秋官也曰昭曰南曰熙皆明之義而南又明之位也仁則取仁覆閔下之說焉通謂之允者欲其信能有此也夫日與天明之至極而仁之至大者也以是

而命名取義毋乃過於高遠而非其倫乎雖然人受
天地之中以生理氣爲之性形者衆人與聖人同也
其所以異者質之昏明耳此衆人所以貴乎明也大
學曰明德中庸曰明誠皆由教而入者也是故天叙
之典四端之善非明無以知之非仁無以守之信
能行之而自強不息使知之明而守之固則於取義
亦高遠者何傷乎噫聖人之教自洒掃應對可以入
堯舜之道部生兄弟尚學〻勉焉於日用之間以務
其小者近者而漸進於大者遠者其所明所守雖未
至於聖賢之域將不失爲善人矣

鄭環瑞夫字說

古者人子二十而冠賓加之服而命之字有生子戒祝

顔之辭以責其成人所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蓋嘉禮之至重者也三代以下廢而不講然其說載諸禮經者尚可考而行之而縉紳大夫士之家因習成風不惟棄而不發反有畏務却立而大笑者矣父兄不知責成之道子弟不受責成之命風俗日偷而入孝弟不逮古良由於此非小失也今世士大夫尚知爲其子命名制字以敦勉其成人俾此禮不致於遂泯非好古之君子歟錢塘鄭君恩誠舉進士爲眞官尚書郎子環年十五既加冠字之曰瑤夫求予敘其說以勉之夫天下之聽玩奇佰可以娛悅人耳目者君子每戒而遠之獨於玉也行必佩焉無故不去身焉豈非以其溫潤之美可以況德乎環璧玉也瑤玉之

美者也以美玉為璧琢之成器也環乎環乎盍顧名而思義乎棄而幼志收而放心絕蹊妄邪僻之思敦孝弟忠信之行久久成熟出於天性若璠璵為絕玷玼矣若圜蔚焉無間斷矣混渾而縝密含章而不露薦諸郊廟注之黃流無適而不為貴且重也如是則成人之道備而父兄之責副矣詩云顒顒卬卬如圭如璋又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其是之謂乎環其勉乎哉

鑑湖書舫說

客有袖卷徵予言者署其額曰鑑湖書舫余問之曰子以舫載書且誦其中而詠于湖之上歟曰非也其厭市居之喧渠其丘之靜因屋而儀舫以游焉息焉

實非舟也予曰古人藏書大則以樓閣小則以厨櫃
藏則以車舡皆直以其名而名未嘗有所託也予託
而名之其亦有說歟客曰某以是屋也無楹礎之高
尋丈之廣棟無飛翬而宗桷椽稅也廊廡不袤其而階
陛不崇也進而入其中奧乎若有容焉蛩而雖乎外
豁然若無窮焉鑑湖支流循除而鳴稽山遠秀排戶
而入八窗洞闢虛室生白天光雲影浸几席時或
對案吾伊倚檻吟嘯禪歌遥聞魚鳥相雜恍若槳輕
舟而泛滄溟衍飇送帆而波濤不驚也其物之接
於目者有類乎舟之居因以為名非別有說也予曰
子得其外矣予將告子以內焉造化發育之機參錯
手兩間者流動充滿無或少息君子体之而道存焉

是故聖人觀於川流而示人以逝者如斯夫賢者不除庭草而告人以自家生意非接於外者有以契於內信乎今子之居既得夫湖山之勝矣[illegible]是以遊焉息焉而誦詩讀書徒流動充滿者日接於吾目而契於吾心久則理趣薰蒸涵泳自然而希之道不外是矣夫如是則鑑湖之波可以溯濂洛洙泗稽山之秀可以仰龜蒙曲阜書之所載者皆精華釀郁夫手在稜閣不在廚櫃載手不在遊宴手屋非舫而盡歸乎子之靈臺元府矣客聞余言始疑而笑大中默而疑終乃惕以悟良久曰噫是矣請書其說客於越人胡姓信其名

泣麟圖說

聖人之性情粹和之極發之宜無不中節竊惟顏淵死夫子哭之過哀而不自知謂其親之之至也則天倫之親莫如父子未聞其哭鯉如此之過也蓋道在天地而任之在聖人仲尼後文武周公五百有餘歲而生又不得位以行其道思欲明其道傳之以詔後世而高第弟子未達一間者又先我而死如之何其弗慟也其曰天喪予天喪予非以傷回也傷其道之無傳也厥後魯人西狩而至仁之灵物忽踣於叔孫氏之車焉方是時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亂臣賊子接迹當道彼是物者胡為乎來哉若以其為五天子而出以薨於鉏商之手不猶吾夫子之聖不免於匡宋乎是尤可悲也舉世無識之者獨吾夫子識之

反袂拭面涕泗沾襟其出不逢時所以嘆吾道之
窮耳於是乎假魯史以修經撥亂世反之正以明百
王之大法而絕筆於獲麟之一語左氏所謂所感而
起故所以為終者是矣而後世之論咸謂麟出為聖
經之應詎之馬出河龜出洛而圖書顯簫韶奏而鳳
凰儀是耶蓋欲以神道設教不若果以為瑞應則當云
綱目紀雅舒從容在囿游泳在沼使吾夫子見之將
欣欣然有喜色又何以泣為由是觀之則知吾夫子
之泣麟蓋與哭顏淵同一哀痛之機泣是皆發乎性
情之正耶丘有過式會稽管君雍仲為本州府推官
嘗得是圖於閩墅好事者以示予因為著其說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溥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黎紘校正

雜著

書客言送太常少卿魏先生之官南京

蕭山魏先生仲房為考功員外郎有司舉上勑吏部求賢大臣以先生應 明詔遂擢太常少卿居于南京客有知先生者過予言曰先生學邃而理醇行篤而言下義不可干智不可激〻乎其可躅真可階聞有道之士也哉考功此職也而閣太常亦官清而尊今晚生舍要地之劇就清官之尊可謂不速其材矣用是為先生告予應之曰客之言知先生者也予請言

冀公今夫天下之才萃于天官稱量其重輕短長而
擢舍之考功覈實操其權度非在己者精切不差安能
與此先生論事必諸據古今由學之邃也觀人必隨
其器量由理之融也行高而人仰之言下而人悅之
不矯情以制事而處無不宜不過察以求人而明無
不燭有莫踰之畀故謙尊而益光禮樂隨之和故從
容而中御先生具是衆長操其權衡以品藻天下士
大夫而進退之譬猶身居堂上而視堂下之人其是
非得失審矣今乃置之高閑之地遺之以優游佚樂
使先生無意於天下之才則亦已矣苟不忘焉吾將
見其齋守也以是爲先生憾客曰嘻子之言知其一
而已先生深於學而悟乎理故其理足以通乎幽明

而不忘高其行而下其言故其言可以質之鬼神而無倮智義不繳乎有思誠之道焉卑和不踰隨得禮樂之數焉於是以作教宗以典　天子三禮以洽人神而和上下人徒見其地之高聞而不知所係者甚尊徒知其身之佚樂而不知其所裨者甚廣夫以先生之才行為大臣之所薦聞為　天子之所簡拜固可辭淺鄙之哉予瞿然謝客曰鄙人知不及此願因客之言更以為先生賀其會其同總有徵言者曰胡不舉以為先生贈遂不辭

虛舟解

米鵝道人要號虛舟逢擇之士操觚吐辭為發其義頌者致美賦者託意規者儆戒辯者騁辭搜奇抉玄

含芬茹苾不一二而足也洼谿生獨不解其旨迂而問焉求瀦道人曰抒意自警爾寓舟云乎哉洼谿生瞿然而思呀然而悟謂求瀦道人曰舟以任載利天下博矣然亦有危道焉或犯怒濤或攖顛風或觸礪石或膠洄源或浮東瀆而經鯨張鼇吞或泝西峽而蛟鼉鼓鬣焉或歷閩越臨方艦齊集尾啣鱗次抵舳隙而爭進焉卒不知其迤邐行陣彊搶不相顧衝突排擊互詈而交搏傾橋摧檣漂溺而不顧若是豈不甚危也哉虛舟吾知免矣泛泛乎若隨波之漚飄飄乎若浮空之雲怒濤颶風遇之而莫攖礪石洄源遇之而不膠無人操檝任其纍而鯤鯨鼇張蜃鼓鬣而不能害也無抵隙之好無爭進之私而衝突排擊互搏

漂溺之患不能虞知也舟乎舟乎以其不盈而危孰若即虛之為安也洪纖道人曰古逝之人矣請事其詞注豁生曰人之有生求慮內動物我外形苟未察焉或熾而湯或矜而肆知進而不知退知深而不知屑蠅營而狗苟不底于禍[illegible]不止也若能虛己之虛若舟之虛沖乎其不拘滯乎其無為險遇之而不決力抵之而莫施不求不斷而百患自弭注[illegible]謂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此之謂也洪纖道人攜辭而笑抵掌而歌歌曰我虛我己兮若舟之虛外物莫撼兮我虛自如兮將抱吾虛兮終吾身以無還洪纖道人開邑大夫也姓良氏字某作縣十年今行而不將於物是盖能虛己以游世者也

鄧先生名字釋

湘陰鄧先生穎悟卓絕讀書烏子聖記室之書皆為人卜筮以利人之送死又因黃帝岐伯之言[illegible]湯液醪醴以愈人疾病以濟人之在過先生名雲崇極字為晉峰人或不解其所以命名與字之義先生曰一氣輾轉乎兩間以囿萬物陰陽動靜之理耳因物理之變而察其情焉則吾心之全體大用不外是矣予之名無他焉猶是理也今夫雲觸石而起油然而盛舒者如練爛若錦輕若羅[illegible]飄若揚絮蒸而起為巉[illegible]岑巖漫而流為波瀾漣漪或如人或如器物或如鳥獸或如殘[illegible]飛[illegible]林薄[illegible]或載雷電翼其神龍沛然作雨以潤澤下土變幻揮霍莫極名狀動也及其斂

于崖竇川谷間舒繚不見其迹所謂動極而靜也今夫峯巒疊嶂卓者奇者銳者如劍戟秀者如夫容挺而崖峭而壁立而竇幽而谷高曠而原延迤而岡巖聚凝然幽然凝然霜露不能變其態寒暑不能易其精潏潏汩汩之蕩漾颶風迅霆之振撼且莫能加焉靜也及其發育草木居禽獸而生意不息所謂靜極而動也然峯能出雲雲遇峯而雲益崇焉崖能成峯峯得雲而峯益奇焉是二物者相須以成變化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也予之名無他焉循是理也或曰先生之名之字義則精矣竊聞之名者實之華也君子病夫名之溢其實焉先生之道不過卜筮醫藥之役耳而其名自謂通乎陰陽動靜之變無乃溢其

實乎先生曰嘻予之道無他焉亦猶是理也醫書曰
醫者乘生氣也以靜物也乘生氣所以求其動也醫
書曰左有病取諸右頭有病取諸足又曰濟乎不足
奪乎有餘是故求陰於陽求陽於陰之意也予於動
物而觀其靜於靜物而求其動所以觀其變也變而通
之以契吾之心行吾之道其奚不可哉世之人無好
吝夫其名或曰仁義或曰道德人朝以是呼之則應
之夕以是呼之亦應之求其所謂仁義道德者漫
不知何事故之名實相去不知其幾千里也今予之
名醫也予之學存也予之道卜楚醫藥也同歸乎一
陰陽動靜之理耳予何負於名哉予何負於名哉京
兆金甚賢之謂其言辯且通又重有警也作鄭先生

諭愚森七更詩序

諭愚森者吾嘉謝君廷循圖書之府也君以和粹謙飭被眷遇得美名於縉紳間籍甚性嗜清玩畜之頗富嘗自名其齋曰杏家船少備東壁先生易以今名而記之予乃為作七更極其辨以進於道意將寄庸視古之作者固未免有降心之諷要之發乎情止乎禮義庶幾子差也

覺非先生以客閱闠心厭喧囂猶松壁鬱悶無聊安得絕境於焉逍搖滌濯煩襟以求今朝歸吾嘉主人有諭墨之林曳杖千丁若履堂不啻

出遊丕言心喻聆聽以目升自賓階以叙賓與主人
曰善走也是林不資于幽匪傍于岑無松之盛非柏
之森驚飛鳶雛圖書鼎置琴瑟堆几萬鑑上下古今文房
百玩觸手可尋以安無躁顧聽至音本是攝我正肅
姣沆薆嫕綫宮商附高卑以序巍巍洋洋無不知意
長清短清荷蘭飛佩五曲九引躍躍可繼先生曰美
矣哉太古之音也然鍾期既亡伯牙絕絃孳孳之耳
未能得其倘恍毋勞爾為也主人曰唐虞至聖于今
得與託物設教寄其聲響以局必方象也之則以道
必正神明其德有白有黑曰陰與陽互陳錯置星漢
其章吟危補錯對敵當己須不可濟勝不可得術辯
相值乃見勍敵龍蛇成陣虎豹堅壁曰公猶有[illegible]

理焉無所用心爲之亦賢先生曰君子不操勝心毋
作游事此弘山處士所以鄙之也頃聞其他主人曰
書契初成鳥跡蝌蚪科斗再變乃有分隸斯邈之下
鍾王戲出磨臨晉帖如蹈一律狂僧顛史草聖入神
蘇黄米蔡各自絕倫真跡間存初刻咸在默書侯轉
折旋向背明窗淨几目玩心醉誠一快也先生曰儒
者於書固最近事然一好着亦能喪志吾未暇焉主
人曰五色作繪摩自姚姒後世因之畫事由始晉唐
以降好尚逢起顧吳荊關董郭王李入神造妙區別
品第眺瞻成癖千金莫以芳播清流豪動冊展適情
游藝動合玄理宣和纂錄寶鑑有史似不可少也先
生曰君子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此先賢所以

恐爽泥也敢請大之主人曰陶寫性靈妙在得句物
情人境動合天趣機之精推敲之至晝或忘飧宵
復失寐窮極弥工思苦愈異神驚鬼泣造物所忌我
思古人高不可企先生曰風雅遞開正始微茫競變
靡麗大濮丹白受觸聲凝以反渾庬主人曰經緯天
地幹旋精微究用典或爾體隨世遷秦漢稚深齊梁駢
儷韓公倡唐士家嗣緒起歐蘇曾王鳴宋之盛及今賴
之矩矱由正今之作者若秀出如雲昭回河漢炳燿星
辰絢天合奏奇響鳳鳴山輝玉蘊淵媚驊騮呈走將徹
其琴調咀其華英韺響鏘于兹林之下不知歲月之歷
盈也若是如何先生曰近之矣而猶未也文以載道
匪惟辭工上即聖人吾將子從主人撫然曰命之矣

聖人之言述謂之經囊括宇宙含聚生民天職經綸
妥陳其名易備陰陽造化以明書言政事治乃成
感發懲創詩本性情無序不和禮樂由興春秋撥亂
王法權衡爾雅辭論孟規矩準繩猶如淵泉之徂
一息不繼民不得生浮文勝質矣剽假行走將竒吾
車府吾焉由伊洛以溯洙泗西顧吾夫子之庭下知
其不可也先生避席而立降階頓首請先群經考藝
居後以翰墨林為道淵藪

安有生

安有生之陸遇仙人遺一藥物如彈丸囑曰用是載
海可涸安有生持歸良以長絲拴之南海之渚須臾
游波如沸怒濤噴薄直立千仞則谷震島遷[illegible]

魚鱉鮫鼉蹌踉叫吼若無所容審視有一甲士拜
于前曰平神不毅受命司南海據是百灵各有所轄[illegible]
冊拜大天明公每以春〻群動是念望垂恩由[illegible]
犀珠之奉海錯之供雜明公是需毋敢後吾方[illegible]
曰闢貝宮有艷姝能畀我當進爾諱于吾則吾有屬[illegible]
死於沙泥也言訖抽絲出藥海水溢涌如故[illegible]者復
入白其主良久天風冷然聞絲竹之音端坐閉[illegible]起
波面俄有侍婢數十擁一女子以出鵰衣[illegible]
縮綵光麗炳人領衿之前告曰吾南海君女也家君
豢爾造之仁非他可能報謹遣妾侍巾御於左右焉
妾有生大喜遂與俱歸居數日文曰妾所居請[illegible]
靈之府服食器玩皆人間所無有復[illegible]日之[illegible]

以要其餘則箝耳目口體之奉可得也安有生初頗難之文曰結身於君為夫婦忍復絕君也安有生欲然以漸接之支戒曰不得依吾照自往安有生每海濱延頸久之不至日且晡體益疲而望之益切瞿設大呼曰盍歸吾卒不盍歸吾來吾待子久矣吾與子情好方密子忍吾棄耶過客聞之咲且罵曰癡生之騃一至於此以勢要人而欲以誠望於人天下寧有是耶安有生始悟悵然而歸

幻子

粤南之墟有傳夫焉曰幻子善以詐賺人久客江淮間不得施其技落魄無聊賴一日適市見老嫗與持丐者途幻子趨前伏地大慟曰天乎天乎我何罪而

使我長於此極耶媼驚問故紿予曰毋為父所劫歷
海内求之有年矣不圖今日得見於此豈非天乎媼
心知眞非已子也然亦自幸其得所遂隨之以往館
於富室之鄰具肴羞問起居極愛敬之道館人覩之
謂其縉紳人也款遇良厚居無何謂館人曰家君在
於秦予奉母訪省從者甚都為風濤所阻未能即抵
此欲往迎之乞善視老母明當有以重報也因貸百
金為道里費館人謂其官家子也假其鄰於旅歷出
所乘駿馬為截以行逾旬不返館人詰其母母白向行
乞於市邂逅於此不知其為何人也館人始大駭遍
歷諸向問物色之竟莫知其所之為說者曰甚矣幻
子之詐也其致飾於外若可信者孰料其詭怪乃若

是述之觀人者茍不衷考其行而欲以一事去取哉何不爲富室之受欺也哉

三香神遇録

水國之南有孤島焉其高摩雲凌絶頂可以望三神之山粤谷居其陽巷阿迤之旁怪石林立飛瀑迸注瀰声冷冷若奏琳琅而韻神絃也羅浮君與凌波仙子於是焉過羅浮君縞衣龍妝明瑩脩潔儼然不與塵垢親凌波仙子霞若玉雪靨綽娟好嫻嫵佳輝不可狎玩姬侍各數十百人簪珠璣曳紈縠娉婷綽約紛沓而不亂植立而有序皆紉蕙佩蘭馨香襲人久而不散手略顛度舉非塵世所知火食者蓋天人云適洛伽居士棲于谷中冊枕綠壁洞、射日亭於

鬟垂螺髻而哭二仙異其狀降坂詰之居士直前大
声曰二娣長我乎我季子也昔有宋熙豊間孫莘大
史嘗館我三人于東園築臺而居之枕以文姬寵以
雕樹朝飫膏腴夕醉玄液蘇集觴詠未嘗不俱生意
盎津津焉一夕群陰剝盡孤陽始萌大史公顧而咲
曰二三子善消息天地盈虛之理而和暢其性情有
君子之道焉固非同根生也而氣味相似吾為汝盟
主盍結為兄弟歟永好也乃字羅浮君為伯姬陵波
君為叔姬予以生時差後謂之季子他日荊國文公
聞之甚將寵之以詩詰予名予以小字對公謝之逡
巡弗予亡何太史公沒三人各散歸族屬予後往萬
海禮補陁大士得最上三昧居小白花山今四百年

矣毋忘予易易以草木之賤一經大君子品藻遂得
美名藉詞林而不與草木同腐其莫大焉太史公不
可作矣挂觴於曆山會上結飛世緣固所願也不圖
今日與二姝良晤竟天假之豈偶然哉二姝猶聞其語
儔然而詫良久醒然若悟已而釋然而權多改流[illegible]
以喬將食朝餐以為餌所以天託俯以石[illegible]
草後[illegible]之焉躡之焉若甚適也夜[illegible]請
倚寒[illegible]月[illegible]坡崖屬縣石[illegible]長姬
將命攜口占一絕云月落[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上
瀛洲[illegible]無復多[illegible]和云
羅[illegible]步塵[illegible]步開[illegible]
佩章負君王八斗才[illegible]居士[illegible]矣

素無能詩名二[illegible]淳嫁不可虞[illegible]詹[illegible][illegible]醜二姬
因促之居士[illegible]許曰見倘名手足皆可用名于茅
知兄春風歲歲一部相識不負當年太史公名一幅頎鬟
微笑首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東嚶啼白孤鴻唳天青禽翔
集溪名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華谷中花氣芬馥終月不散
人因名其地為二香[illegible]云　贊曰二香君因其俊章
得名而二姬[illegible]請[illegible]藉于其命[illegible]豫章
盖以二詩之與浸[illegible]之而後世遂因之[illegible]觀季
子[illegible]會[illegible][illegible]於豫章者如此而二姬獨無[illegible]不
得也若季子者可謂不[illegible]本矣

趙玉華

趙瑞霓君之女曰玉華[illegible]安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君

甚鍾愛之常曰必以妃兒不凡子玉華自負其才貌之不群也見姻娅中群姐娣有適人者玉華輒嘿豈誼曰為女子負青年當容與繇怨以顛割不繼結自娛豈暇匍匐從人執箕帚巾櫛服役於筵豆盥饋間耶哉二十姻娅中有以婚議為請者玉華白其父曰予年既未艾余資裝尚未豐也余於事人之道未知且未能也余焉用適人為頓為阻之議遂寢越數歲議者一再至玉華聞之黧面垢服不食數日其父母俱而不敢嫁也年幾四十忽病肘聯拳對數月家人視之瞪目不能言病革但曰我負我我負我遂絕君子曰天之生人也美質豈易得良才不常有也今玉華有之而自棄殆可慨矣使玉華遵父母之命配鄉[illegible]

之道以成其室家又豈若是哉世有負其才器不宜屈下於人以求力學致用至老死而後悔與時華相去曾幾何哉嗟學者聞玉華之事亦可以少懲矣

覺非齋文集卷之二十七

覺非齋文集卷之二十八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汪[illegible][illegible]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illegible]編

題跋

書扁舟逸興圖詩卷後

古今所言興者一時意之所趣自適而樂焉者皆謂逸興而謂之逸則浩蕩空闊遠視無際又樂之甚者然於舟而尤得焉余嘗由錢塘道吳會經大湖出京口泛大江而朝于京師者累矣每雲開日舒風波不興萬頃一碧東望滄溟浩淼無際顧瞻都邑壯麗雄傑其或清夜月明海宇無瑕天光水影下涵上映群動其舒萬籟不起或引清酌倚蓬窓吟詠泛鏡湖之

詩歌發于赤壁之賦節以鼓枻和以洞簫飄飄焉不知身在塵世始信古人之逸興殆非虛語矣會稽王君彥澂詩扁舟逸興圖詩卷徵予言披而視之予師雲[illegible]先生為叙其首東而繫之以歌其言以抗世紛為可羞以樂天和為可貴蓋先生之清風高致尚友古人一言許可重於璠璵王君之賢予不待別有所徵矣然君以方富之年抱偉器而不售乃自晦於商賈不知扁舟湖海間其逸興與余向所得而樂者同歟否耶予與王君同生 聖明之朝而予以樗散之材叨位台袞所謂扁舟逸興之樂蓋暫得於一時而終不敢忘敬慎之意視王君之樂又不敢同日語也君以為何如

文華殿蘭亭跋尾

右晉王羲之帖世傳初稿精妙入神後復屢書終不得如
前隋唐間其本為僧辯材所有　太宗命蕭翼賺得
之遂命歐虞褚諸臣臨摹以傳至以真蹟入昭陵
世不復見歷歲滋久繼刻既多往往漸至失真今
文華殿所藏遂良臨本觀其毫端蘊藉丰神秀逸如
仙人羽客翩然塵表奉敕出於風塵塵埃之外殆不可
以尋常模擬其一二仰惟　東宮殿下祇奉之餘尤
加殊寵命鏤貞珉以垂不朽視向之關而自秘者其
心甚〻不侔矣既成賜臣等觀敬拜手稽首識于左
方

泗州守天台董君尚弘出其家乘示余且徵余識之謂其始遷祖大常府君以唐乾符間自括徙天台再街居黃岩上洋譜始作於十一世孫良寅再脩於十二世孫承霖又再脩於十五世孫鼎今距君又若干世矣其譜其例有六一曰圖譜合族為一圖近五世又分為宗圖各錄其行業顯晦其次曰內外譜凡姻戚之家事蹟顯著者亦附見之又其次曰事譜載先世事蹟德行可為後世法者又其次曰文譜則自唐以來奉勑脩譜表狀及先世遺文又其次曰墓譜凡先世之丘墓皆具載焉一展玩間歷歷可尋有條而不紊若董氏亦可謂善於繼志者矣其意蓋以中國得姓者莫非先世衣纓之冑但其子孫不知學遂至世替族散

替而忘其祖者多矣使人人皆如董氏譜牒其有丕明者我董氏之譜輯於三人之手令尚弘之賢子孫又繼之將見斯譜永永而不墜也嘆羨之餘用書此于右末

題施氏家乘

施氏自施伯為魯請臣魯侯用之其行事雖不見於傳然其潛德隱行垂裕子孫以保宗國者蓋篤而不忘當孔子時垂二百年矣陽虎勸齊侯取魯鮑文子言於齊侯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上下猶和能事大国而無天災若何取之齊侯聽其言而止君子是以知施氏之有益於其国也雖臣隸猶能知德而辭人之紛考之他書嘗畱事孔子雖仕漢与仕唐皆以經術

爲儒林長者賜嘉中進爲太尉孫珏始自歙徙吳曰
然曰績皆有功勞自見於世績若干世又自雲川從
信之玉山其族益大曰師點者字聖與生有異質十
歲能誦六經十二能文仕至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卒謚正憲封上饒郡開国公公第四子樞承
事郎監福州福清縣海口鎮據子詢儒林郎溫州永
嘉縣丞因家焉詢之孫與衎七二又自永嘉徙衢之
開化阜杉生禋與生子札行仲五仲五生三子長寔
行辛一字誠甫才行過人仕元衢州路大使次辛二
辛三辛三生德潤德潤生均遂皆尚隱德舊有譜經
元末兵燹不存均遂之仲子文珍懼久而不知世系
所出乃倣太史公黃庭堅譜例自仲五以下編次爲

閩諸子跡其聚于首簡云

書道鄉先生傳後

宋承唐末五季大亂之後適當泰祖開[illegible]先五岳之氣復完歷世賢君相繼在位執政大[illegible]多公輔王佐之器陳善格非以天下為己任者不可勝則又有濂洛諸[illegible]儒倡明道學以續孔子孟軻氏千載不傳之緒[illegible]一百年間教化休美風俗淳厚所以培養人材作[illegible]士氣豈一朝夕其間君子小人雖或不能盡同然而公道彰明廉恥植立端人正士流[illegible]不回是逐寘斥匪辱斯榮矣道鄉鄒先生以右正言論事在哲廟朝其抵逆鱗中忌諱常積有所不堪先生方抗顏[illegible]諫者不顧忌鋒間關嶺表老而不悔[illegible]

正之氣器無慙幽非見道分明識最純熟而可幾至
臣吾奕貌為之兆先生家居時朕子孫于奕世至于今
光盛仕而顯歷代有其人若干世孫某今為常山儒
其從昆弟某今江陽尉者泰名信哉仁者之有後也
主簿君暇日別錄先生用之本傳將附家乘徵予識
之嗚呼真儒出世道學復明人才得其所養近宋之
治所以上希三代而優于漢唐者亦豈無其故哉

跋徵醫清芬卷後

刑部郎中會稽王君廣善集本朝縉紳翰墨名家諸
真草為一卷題曰徵醫清芬蓋以其芳潤穠郁為可
愛玩也嘗憶永樂初詔徵四方善書者居禁中書出
秘府法書俾況習之內監供筆札大官供飲膳暇延

將相之業足鍾王比肩米蔡近代不足多也時先輩在館閣者有若廬陵之懷寺浮屠之飄灑損齋之俊逸雲間之端麗又皆傑然者也予時備員僚宷與諸公游處稍學爲過從之暇手和筆調任意揮灑動輒數十翻既罷漫置篋笥中隨爲人持去嘗時以得之不難略不經意今欲求片紙隻字不可復得始悔涕無及自後每思欲遍求時賢墨妙集成一帙當寶藏之以示子孫而竟因循未就覩君此卷歎然于懷若因之激起舊情而遂成之則君之賜也

跋陸先生詩稿

右古今詩若干首雲間尚誦陸先生手藁也先生吳中望族洪武間以明學高行舉于鄉再令嵗邑所至

郡有惠政至今人猶思之觀其詩渾涵流麗若楚谷宇少陵之矩矱而雄奇瑰卓又可以躡蹤韓吏部意其在當時矣中諸詩豪間殆亦勍敵邪其詠松有曰梯空六樹鉞鈠牛自矜多壽枝相摎天生奇才貴有用豈問見老死窮山陬可以見其胸中素所抱負題二喬圖有曰無非無儀婦人職君臣玩色非良謨平生願題美人畫何處別有曹娥畫可以見其得夫情性之正而又不忘乎規戒更其字畫高古清勁無一點塵俗氣即此詞翰寧不想見之人乎宋是未可與世之纖妍流靡瑣碎駢偶者一日語也先生之嗣 衛府與姪成須行間持以示予請曰先君子平日所製多一文醴學作府失於次錄近恨無及幸而僅存手澤將

俾示子孫俾無忘先澤顧有識也予一詞乎以不獲在先君全集固若可假然知味者澀指於一臠膚淺多乎遂忘兩謬之顧行長於詩詞更逼張長史藏真上人草聖襟抱灑灑不群善世其家學者也

跋吕通奉致仕勑後

龍在吕貂持其六世祖宋通奉大夫集英殿脩撰致仕勑命一通示余盖開慶元年四月十日所頒勑尾署右丞相大全按大全是歲十月罷而似道相此勑在四月十日似道時方爲安撫使視師江上至十月始代大全也有所謂都事翁應龍者即咸淳年間賜第居西湖葛嶺時與門客廖瑩中秉東南筆者是也嗚呼穆陵在位日久至寶祐開慶間擢[illegible]

用事內外睽微九五屯膏之秋也公於此時蓋知其不可爲毅然引退以自遠於禍辱豈易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歟向使當時不肯去而作有爲爲群奸所擯而至於禍敗壽矣然則公之賢過人遠矣是以餘慶及其子孫至數百年之久而簪纓具在恩澤如新豈不有足尚哉縉字文紳敏而好學嚮用方始呂氏之世澤殆未艾也

書江氏筆錄卷後

開化江氏五代時有爲吳越國侍御史者曰景房當宋太宗朝武肅王納土景房賫奉版圖籍來時吳越地版賦重田畝米三斗景房慨然曰使此籍歸朝廷東南之民苦矣乃沈其籍于河詣官自劾坐是投獄

泌水尉歸老于家迄宋世子孫由科第至顯官者七
十餘人由他科進者不在是數焉侍御祖墓在開化
縣北鍾山之陽至今松檟鬱然子孫居墓旁者數十
家東山先生學優而行篤爲士林之望其孫玠字汝
璧方爲文學官往嘗肆業搆屋以藏先世遺書墨
蹟名之曰筆莊來京師詞林縉紳有爲文以記之者
汝璧以示予予謂莊者嵩洛中植物藏聚處也若晉
公之午橋李贊皇之平泉韓平原之南園獨之類非
一也而子之莊藏聚先世手澤而以筆爲名其志固
不同矣雖然古有名言積金以遺子孫未必能守積
書以遺子孫未必能讀惟多積陰德於冥冥之中而
子孫受之若子之先世侍御公之所爲者是矣使其

慕一時之富貴置義田宅若午橋平泉南園者今安
在哉以此易彼得失何如耶子今居是莊讀祖父書
嘗念前人之德以日新該善之心使若嫩蕊之植物
焉之培之又從而溉灌之俾膏澤不竭而所護惡又
則子之莊視彼一時之富貴若風煙過眼者不侔矣
子其勉之

書呂景文篆心房卷後

盧陵呂晉先生宜勉候選來京師與數石首瀨行示余
詩文一卷題曰翠雲山房之前則故翰林學士解公縉紳
為序耐軒王先生達善浮丘鄭先生孟宣諸老賦詩
卷後草書四帖其一胡文穆公光大書其一大理丞
徐本孝思書又二帖則亦解公與浮丘筆蹤公在

永樂初受知長陵從容禁近文章字畫之妙冠絕一時有不待言者後時忝官翰林獲與游從稍稔嘗憶先生以萬載校官考績來南京獲一再胥會別去殆三十年復覩神采令人躍然以喜及見諸公翰墨慨允京之不作又不能不為之感愴也先生江右大族代繹文獻與其舊宅一區歷三百餘年尚無恙所謂翠雲武夷者宅傍別館也竹樹雲泉之勝前輩所賦詳矣姜瀹續題

跋李忠文公遺墨

元至正末余忠宣公闕守安慶李忠文公黼守江州俱以死節著二公以黃甲發身首冠多士卒能殺身成仁以不負所學其事偉矣余公有集行于世後人

讀之而尊慕吾君衆獨李公之文世不多見忽覩其手
澤令人望之如景星慶雲寶之如珊瑚玉樹豈直以
其辭翰之美哉蓋邵伯之甘棠也將君賢孝子珍藏
既之而又表襮於館閣諸賢蓋欲傳之子孫以忠義
爲訓其視富豪之家捐千金購法書名畫以供玩好
者志尚何如哉

跋宋高宗手詔

大理少卿會稽呂公家藏宋高宗親書手詔一通蓋
起其上世忠穆公頤浩都督湖湘八州等事時所書也
呂公謂予曰吾家寳藏先世所得宸翰迄今且十世
洪武間居江右書帙散逸因而失之夢寐不忘者二
十載今吏部郎中盱江鄭君購得之民間以畀予乃

賜以綉素表以蜀錦韜以丹櫝名公薦紳各有題識

將以傳之子孫惟思陵翰墨妙絕當世令人見其石

刻尚爲寶況先世所得真蹟寶之當何如耶世人

有癖耽玩好者見一古書[illegible]輒起覬覦或以計取

或以勢奪盜竊得之不[illegible]之可否者往往有之鄭

君於此必求其子孫而[illegible]俾不失先公之宗器而

傳家之文獻足徵忠厚之[illegible]過人遠矣故獨表而出

之若夫忠穆公匡國[illegible]與當時用事者之是非

則有縉紳大手筆論[illegible]何敢復贅

慶齋完齋[illegible]後

右翰林侍讀學士泰和王公行儉所譔錢塘鄭先生

墓銘一通其子庭[illegible]示予求識按鄭氏始家于沂

宋思陵南渡危從艱難錢塘世以孝謹行義爲子州鄉中世又假醫術以弘其濟利於道大類居善濟以拯人危困未嘗必其報與否遠近無所德之先生種學績文飭行甚高以親老不肯仕暇日輒與賢士大夫觴詠於林泉間以自適泊然不以世情關於聽慮晚年更號完寧居士將敬其身以不辱其親全而歸之其所以繼志貽謀者未肯衆人遠矣宜乎良載以明經舉進士粹然而溫肅然而文將累世所積至於其躬而發之者斯藹藹然矣乎

跋東坡遺墨後

右東坡謫惠州時有兵僧爲其子致家書與所公因書陶淵明歸去來辭以遺之按公在惠州有和陶詩

二集山谷有詩云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師出處雖不同氣味乃相似夫以瘴霧癘雨之鄉人不能堪而公曾不以纖介自外至者累其靈臺丹府方且寄興高人遊戲翰墨非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歟今觀是書雖若不甚經意而其韻度飄逸如仙人馭風埃壒盡蛻體裁險勁如危崖萬仞不可仰觀鋒鋩斂蓄如琮璜尊陳不見畦畛旋轉圓熟如斲輪削鐻得手應心至其古拙處有不可學者直如鼎彝漫滅而石鼓間存也噫是豈可與世之經生墨客取妍趨好者同日語也此卷今藏於武進令鄱陽蔡君天錫而公於跋尾適舉其先世故事蓋得其人歸之數若不偶然者蔡君尚永寶之嗚呼因公之手澤以想見公之儀刑

字可令人興起於千載之下者乎

跋趙松雪書姜白石書譜後

右姜堯章續書譜一卷趙魏公用蠲紙停行草書今爲湖峯張氏家藏玉輝以示予徵題觀其用筆雖參經意而其轉折向背從容合度正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予每於淛東西故家往往多見公之墨蹟蓋嘗寓鄉里而求無諸得者竊意公於此事精妙入神亦樂爲之嘗聞故老言公每當風日妍美心神和暢或遊詠於池亭園囿間雖青衿童子蒼頭小奴皆樂爲之書時適有便覆重難或見仲穆來輒笑而藏之且誡勿令三官人知將詒責汝噫觀於此可見公之胸次悠然如光風霽月流動充滿略無滯礙視洽行

詠歸之氣象何以見哉世乃以公之大德為小藝所掩豈其然乎

跋少傅楊公嵩木圖卷

善根於人心無所為而為之誠也求知於人則偽期報於天則感名之曰為善而涉於偽且感焉斯不善矣是故有所為而為善惟恐人不知而天不報也求之不得而不怨尤者鮮矣無所為而為者將有不求而自至者矣予觀於心傳公嵩木之圖而重有所感也當公之大父假譯訓以活人之死命至於千萬正欲避其名耳而未嘗求知於人而人卒知之速其山之材必戒于孫曾自利以利人亦其善念之發於心者如此又何嘗必其子孫之食報而天卒報之天與

人不能而同是果可以求而得之哉劉必傳公以長材碩德系天下之望者殆四十年綸綍由於啓運而利澤隨之海內蒙其惠不小矣惟不求人之知而知之者日眾不與天之報而報之者日益豈必傳公可謂善繼其志者矣後之賢子孫因是圖以服公之明訓用無忘前人之所積凡於善之無所為者務力為之日孳孳焉毋懈則於不待求之而自至者庸有既乎

書楊名賓庭訓詩後

先賢嘗論君子之不教子懼其傷恩愚謂此語特以警世之不賢子子賢固無望於教也昔呂正獻公甚愛滎公而訓之至嚴韓忠憲公甚愛康公兄弟至不免於詬杖二公之為父豈少恩哉愛之篤故教之至

也歷後幾父與原公兄弟爲一代名臣子孫愈盛
而愈蕃孫又而孫盛矣謂後嗣之賢不由於家庭之
訓哉是安號其兄寬今少傅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
大學士勉仁公之家嗣也　雅齡知讓既冠好禮孝友
雅飭辯然而文然以公命有承家主器之重不得晨
夕侍左右前年丁艱省而歸過公作古詩一篇送之首
言其幼失學學之往來南北之艱中則叙其晨昏睽
離之情末乃𡙇以立身行己之大謨復剴切諄之令
人感動兄寬既惓惓服膺復以是詩裝潢成帙而朝
夕諷習焉又得古今奇傳諸名之秀咸謂少傅公善教而
兄寬善承教重爲敷繹其義以須其成而敦勉之者無
所不至兄寬奉以示予惟少傅公歷事　聖祖至

三孫功業顯望既不在呂韓二公之下而倚望過之然而深戒盛滿故允寬年登強仕絶有用之才而不肯輕就一命蓋其自待固不同於庸衆人矣異日為蔡公為辰公兄弟夫何忝乎哉雖然余觀於碣不圖御又知公乞世之所遺者厚矣范文正公有云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故於義莊之設美示之意雖出於公之志亦欲亮夫之為子孫是又允寬所以當亟行者矣

跋宋高宗宸翰

右思陵御書韓昌黎四景詩二十字大可二尺許墨色光潤如漆紙雖黯昧而堅厚完好蓋蠲紙也卷題復古殿書四字御押上用御書之寶而不識歲月豈

不可放嘗憶永樂中忝官翰林日侍　仁宗皇帝説

書　文華殿時東宮所蓄法書甚富每得從容觀思

陵真蹟尤多有臨晉唐人小楷御書孝經賜名臣手

數千言本筆意皆含蓄渾厚絕不類宋人書至嘗

用工於晉唐人筆法故其形體使轉緻處而不露視

蘇黃米蔡諸公多旁若不同至於盈尺之字固未嘗多

見也今觀此二十字信筆而成略不經意然其工夫

精熟如巧匠斲輪得不傳之妙於心手之間與之俱

化而不自知也夏宅尚書郎得安項君懸昌購得而

珍藏之襲以文綺加之跋識間以示余釋識其左方

念古之帝王當四海承平之日恭己無為萬機閒暇

而留游心於翰墨之事以娛悅性情亦政之餘暇

誰謂王臣役斯固愈矣然宋當建炎紹興之際中國陸沉痛心疾首而於流離顛沛之際而猶務以詩詞之深好之篤有甚不可以此而易彼者矣是豈[illegible]然則帝王之所務豈無緩急輕重之倫哉嗚呼此[illegible]之覺者所以不能無感也

祭文

先妣祭文

曰嗚呼吾母年甫及笄嬪我先君會遭元季兵亂家用匱乏吾祖謝世先君纔弱冠吾母服勞奉養[illegible]湯贊助先君買田築室育我兄弟迨年十五六即遠出從師就學不能朝夕在膝下每歲一來歸喜動顏色輒復別去則不忍含淚泣瞻望竟日不樂如此者累年

洪武癸酉長兄早世吾母痛悼哀不能自存夫何寔又
爲邑庠弟子名籍在官不得自由每念及此中心戚
然及宦游京師相去逾遠顧戀憂傷之懷言不能盡
丁亥之歲昊天降罰先君見背時幼弟赫亦在京
師惟吾母煢煢獨處凡所以奉湯藥理喪事吾母皆
執其勞及寔棄官奔歸已及卒哭迎門一見哀慟交
集衰斬未除吾母情入 覲使者催迫上道拜辭堂上
悲不能言是歲之冬冬承 恩歸省克終情事未迎就
養於爵素心舟行二千里幸而無虞及抵京師觀處
寔尋叅戚謂宜老老交衰奉母情事兩盡甫及一載遽爾無三
牲五鼎之養而朝夕 孝顔接辞心亦甚懽豈料一朝
天降酷罰禍延吾母致於大疾維時寔一孫二子祖鴻孔

病危如累卵衣衾棺斂取具臨時哀臨擗踊不能盡
禮千里歸勦頓撼哀號爲神灵不寧是皆寔不孝罪逆
上通于天下愧於人中痛於心終天之恨曷其有極前
年之冬已奉柩合塟先君之墓日月不居倏逾祥禫心
雖無窮分則有限敢以是月甲子之吉用撤灵座奉主
祔于祠堂敢以潔牲柔毛剛鬣粢盛庶品用伸祔事
嗚呼痛哉吾母爲金氏婦五十餘年孝於舅姑順於
夫子睦於宗黨慈於卑幼惠於僕妾無一事有愧於
人第以寔不孝不肖未能發揚潛德尚遲朝夕稍皆
敢襮遺躬以求照於萬一嗚呼哀哉凡筵尚在庶
朝夕瞻拜遺像恍如生存今則日遠日疏音容已矣
言有善而不知不明無知故不肖其言之長也伏惟　尚　享

祭汪禎文代諸姪作

嗚呼吾子以髫年入學與[illegible]亦文二人者同舍螢窗雪案討論切磋[illegible]未嘗相舍至於日用服食之費有無共之不識[illegible]縮如此者十有五年吾子新娶自下疾言遽色[illegible]不少見頰面無從容相讓曰朋友固天倫之一而誼之骨肉同氣友不相好以予三人觀之若古人所謂金石膠漆其誰其在有始終毋欺於利害之私則善矣嗚呼孰謂吾愛遽舍我而先逝耶去秋同赴藝鄉闈余以疾不能入場屋而子亦不利有司及歸余以年次僅貢子方發憤舊業決為後科尋以尊君有行役之勞憂積成疾後舍予歸在近後會未期猶且力疾相予行並二日

十五日忽得訛言驚悸返家舊疾增劇予謂子之居
僻遠城邑卒不能致醫藥故令蹶斷匍匐往返尋以
致醫儲藥爲移居指平復以期會面豈料勿淡之報
未至而長往之訃先聞驚慟諤視惚疑在夢寐及走子
之門見子之面呼之不聞扣之不應冥然如槁木始
信其果然矣吾子果舍我而長往矣嗚呼痛哉予蚤
失二親無兄弟子立內外之托惟我良友今復何賴焉
朋友聚散固不可常然在仕途終有時而合若吾子
者葬無可見之期矣撫想手儀娟娟在目視憶言論
洋洋在耳此懷此心何日忘之兆域既卜迹且有期
敬致石齋一具用相窀穸更求名筆論著潛德以誌
墓門之石用昭幽光今當遷行特以雙醴致祭子其

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尚享

祭王法師文

惟師洞見無始默契玄宗衍派應征之源成濟利之功朗宣靈文振興祖風弗泥于有亦淪于空促合至和底于冲虛復谷神之不死識玄牝之唯雄尔乃蟬蛻污濁超蹤聖境登三山之杳冥輯群仙而景從先導嫡姬後驗靈臺霞籙挹飛躋濟于玉宮隨紀綱以翩振極逍遙以從容某久叨歷發宰忘懷哀舉仙游而莫即私懷鬱以忡忡徊徊以回哀無窮仰玉霄之高奠敬飛履以來降上尚享

祭程仕達文二

曰朋友之道係于五常敦信崇義友天之敘淳風薄

適與道不賊剛就則趨勢去所翔句結心遠雖有是
亡嗟嗟吾兄友道求腐不為剝遲不以勢移積歲壬
申我游諸湘與君昆季頻號相知君屬龍河閻歲承
歸簽叢未久又復睽離壬申之秋計偕京師艤舟河
下先扣君扉風前凝于春悉報欲頻吾言慰勞若春之
暄既而承　恩待罪詞垣僑逝入館旅懷棲然君每
相過信宿留連青燈夜話談笑忘眠二載之冬我嬰
危疾真元耗虛炎邪旅遊家人環視欲救無術藥衰
劬子危懼栗栗君來視予按以寧物詮察辨之惟恐
差失乍溫乍涼既周且密撤門路遙遡鞅入暮出戴月
拔屋肯愈勞逸匪君之功死生難以交情至此視昔
倍增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再造之德心刊 [illegible]

赤克值君遐征長安道上送君啓行屬君早孟慰我
私情辭六比别𧪞腸杳寞嗚呼痛哉我病頓危賴君
調護注意君已留不一顧感念疇昔書成靈負銅柱
之南壽氣如虹發君莫久居安以即路頓遂神飛返于
鄉故華堂翼翼几筵在中我來拜君載濺遺容請酤
三酌豆觴既崇醴文窮哀謝酒被絡尚饗

為劉得倫祭外甥江公文

江氏之先陰德在民汪洋弘深昇于後人自侍御公
更數十世詩禮之澤迄今弗替有宋盛時朝著顯聯
朶衣象笏後先雍容元氏有國儒技命[illegible]三江並立
齊驅哼謝時桂藉聯翩文光相射至今後生吾賴發武
公之群從玉樹芝蘭揚揚其香皓皓其質謝纓組

寄情丘山閒雲野鶴於焉盤桓中男承　寵祖楚蜀
嘶有節有守有言辯如長男克家必世其家廣有餘
眾尊有美酒盈登耆期世固稀有其半果然以寧明
眷群幼敬事服勞奔走公坐高堂以介眉壽并錫耆
輟微疢斯遘云胡全歸一往不復猥以小子仰荷先
德幼齡嬛嬛未有知識邂逅登堂獲拜顏色屢承獎
言公寔自擇如莫斯植如戲斯翼恩踰二紀無間晨
昔夏秋之交　王事行役便道拜公公在牀席餘鹽
優厚誨言周密丁寧道途善愼眠食執手旋歸幽明
已隔日月居諸卒哭云止危疚在躬愧不能匙孝友
外孫哀慮哀几懸想音容痛摧心膂公如有知來鑒
於此尚享

祭姚太常文

維正統三年歲在戊午夏五月甲申朔越十有八日辛丑存知衛府左長史金寔謹以庶羞清酌之儀致祭于　先友太常太卿姚公之柩曰嗚呼公之為人簡而不傲直而能容高標一世如孤鶴之在雲霄而喧啾百鳥無非下風公之入官由高科掌外制遷侍宮僚陟典三礼如長松百尺高不自亢而企望之者惟其與蓬瓊瑶至珮卬卬顒顒垂四十年善始令終顧脩德以自致亦造化之所鍾走雖不敏獲交於公雖顯晦不敵而趣向略同每興懷於契闊時發歎於仕途假善爵以縲絏彌日引而詩將孰知永别再見無從屬灵轎之發紖撫疇昔以懸中一觴寓哀涕

泗横縱尚享

祭吾侍郎母太淑人江氏文

惟母出自右閥幼閑閨儀爲婦以順爲母以慈三族之閒視爲女師諸子並秀叔也特奇發身黃甲榮冠一時出宰郎署陟于台司文學行義獨邁等夷 恩封所被展指可期胡不少待奄忽棄違訃至號擗痛哀星馳 朝昇卹典遽 恩下頒大僚造言與義交貽崇終恩存存沒榮顯某等忝居里閈風所懿徽九原永隔南望增悲遐致一觴聊寓哀以辭酌享

祭亡友諸城令持敬文

曰嗟乎持敬天畀不貸其秀既孔厥登年顛脫力學好脩超乎其輩行悌孝友之行明取舍之義而文辭於富

子文章如九苞鳳雛正當鳴太平之盛依梧桐而向
朝陽一㕡羨書出穿楊七札欲少試其平日抱負之所
長不軒不輊一弛一張雖盤根錯節之屢遇亦何損
其發硎之刃鋩蓋其知略足以服人才足以幹事而勇
敢庶可以用剛方將濫觴以奉職使植框怯而鋤
悍強胡天不相之俾中道而沮傷一蹶不起嶷然長
去視生死如鼠蛇豈以刻木畫地遞將不受而自用
之決那向從戎倒植緘口幽鬱飲恨于九京於乎死
生人所不免禍福相為倚伏惟無愧于心即安順而
假僚若夫邑有遺愛民有去思而朋友又有公論則
雖死其猶不亡載牲千俎崇酒于觴魂兮來歸鑒乎
故鄉寫哀以辭涕泗滂沱嗚呼哀哉尚享

覺非齋文集卷之二十八終

竹齋文集附錄

故承議大夫衛府左長史金君墓誌銘

光禄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　國史總裁同知

經筵事廬陵楊士奇撰

奉政大夫脩政庶尹吏部郎中兼翰林侍

書廬陵程南雲書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毘陵胡濙

篆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初三徵諸生金寔首上書陳王

道其綱有二曰君德曰民政君德之目五躬行

仁義虛己納諫明察善斷審於用人恭儉節用

民政之目五學風化尚廉恥省刑罰薄賦斂愛
民力皆嘉納之復試策二道條對稱
旨命於文淵閣光祿日給食與脩
太祖皇帝實錄書奏除翰林典籍授迪功佐郎賜白
金文綺脩永樂大典陞脩職佐郎
仁宗皇帝在春宮初開經筵選翰林春坊之明經術
者更番入講公君與焉本諸實理敷說詳明裨
益盖多陞左春坊司直郎改承務郎每進論治
道必正引經傳多見采納屢承〃[illegible]礼之褒兼任
稽古纂述之事陞儒林郎奉
命授衛王經洪熙中陞衛府左長史是時
上篤意諸子學問簡宮臣十數人為之輔其文學之

美操存之正金石之堅者也金君咸感
上恩遇又重衛王純厚喜學不辭研經史開諭義理
孳孳盡誠至於王之服食起處率進善言悉皆
欣然從之而敬禮愈厚凡王府政務不問大小
一總於長史金君從容裁處條理井井而必歸
於厚自僚屬下至軍校咸服其德王有疾醫藥
久不效金君憂形於色王薨金君傷其賢弗壽
也哭之過慟以是鬱抑致疾旣葬將引老疾
奏乞致仕會有
旨命同考禮部會試以文華學士故祖知者議欲奏
留之翰林而君先得請休致矣未行疾益加竟
卒正統四年五月二十日也金氏世爲衢開化

儒家曾祖振之祖伯圓考德厚並無中贈奉議
大夫衛府左長史妣蘇氏贈宜人金君字用誠
其諱寔也自幼穎敏強記問為詩文博士所敵
所期望選充文學弟子員從學於鄉先生何京
谿張一民兩先生覽所習業尤書之奬勵弥至
數年縣令夏侯高聲薦上京師既入翰林聲譽
日動舊藪下而以還閉戶書帙自娛非公事不
見達官未嘗以私干人內方直而外恭遜雖心
疾憸亦未嘗出口小人有不悅之極力擠之者
受而不較平居降孝友之行處宗族鄉黨雍然
遇其有過亦必規之於正凡所交處有急必周
之有死於客外或竄或歸其櫬咸致力焉尚濟

素非詞詔不求取為文章豈敢雅則有文集若
干卷雖老弗進學日有程不間將於經史旁通
陰陽星曆醫藥之書至佛老之說亦辨其所指
於吾儒者指示求學曉究其意命日覺非以自
徹不安於人往還知己者過之觴詠娛樂竟日
忘倦將屬纊御大夫有問之者曰死生晝夜常
理寔無所遺恨惟諸公勉息為生民福耳語
不他及盖春秋六十有九配宋氏封宜人子男
三孟纉仲淡鄉貢士季紘女二孫男十二樹義
養蒙俊莲迎恩克己孜謙象賢醮謀德載允濟
孩霖某女二紘侍父壯京十數年父病而孝也
統日暮左右今春樂裕遣子鄭謁予為銘除

與金君嘗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素厲勝相知也義不可辭銘

曰

粵漢西京　臣誼[illegible]舒　[illegible]葉佐藩　長沙江都

天之生賢　何世則無　[illegible]擬金君　匪今匪儒

始登承明　終輔[illegible][illegible]　貫本董正　用超厥績

受歷

四朝請老休逸

帝命既俞　還[illegible]子[illegible]　君子之亡　在世所嗟

儒苑損輝　文林摧華　姑義之墟　江漢峨峨

發潛垂後　匪斯文耶

挽詩序

衛府長史三衢金先生以正統四年五月二十日

孚于北京之里第朝之縉紳大夫士既弔哭之
並形之於歌詩以挽之其子紘嘗裒輯成帙將
以附之於家乘仍請予序之嗚呼先生予鄉先
達也性疏爽才行超卓當永樂初以敷陳王道
應
詔廷對二策其所以鋪張王道者殊至
太宗文皇帝甚嘉納之即授以翰林典籍脩
高廟實錄暨脩永樂大典為講官於
東宮尋陞左春坊左司直郎授
肅王經未幾陞左長史先生自是年漸高學愈富
而日以考圖史通古今為務暇則寄興於杯酒
間休休然則未嘗以功名利達為較至以文章

擅名于時致求之者戶外之屨無虛日先生亦
不辭乃樂爲之以肆志於其間雖祁寒暑雨不
少輟也與人交無町畦一時縉紳君子多樂與
之游然雅不屑權貴人或謂其自視太高先生
則曰吾儒者當如爾也人亦不以爲簡予辱先
生知者廿餘年情好之篤始終猶一日以先生
之得於予則先生之得於人人也可知矣今先
生已矣而念先生之才之學不忘者至死之於
詩也夫豈數字哉而或者又謂以先生之才知
而其學又如此使得置之於大有爲之間其設
施必有異於人者惜其卒止於此豈非其命也
夫然哀之之詩又不容於不作也雖然君子疾

殁世而名不稱以諸作者觀之則先生之譽已
藉〻於人已矣復有子如然者勤學好問以充
光其家至裒輯是詩以圖親於不朽是則先生
又可謂之不死矣詩凡若干首予姑序之於其
端云

正統四年八月初吉嘉議大夫行在吏部左侍
郎蕭山魏驥書

詩

忽聞衛嶽一峯摧此日悲風動地來士論久推韓子
學王門空惜賈生才仙䰟杳〻終天別旅櫬迢〻萬
里回應是祠江埋玉處虹光夜〻燭泉臺

王道敦陳獨占科方名千載耿難磨校書天祿功无
著司直　春宮讀更多善輔潘維爾賈誼能嗣響吳
羨燕頻翩翩冊旋江東去愁聽三觸驪歌

毘陵胡漢

舊傳聲價重番與遭遇
清朝荷美除褒貶盡通胡氏學治安曾上賈生書玉
堂金馬常簪筆
儲禁王門拋曳裾今日卻為千古別可堪長夜閑玄
廬

右一

早歲相逢若鹿鳴老來方幸與君同紬書秘閣知能
事校藝春闈見至公遼海鶴飛天杳杳鄉山猿斷月
朧朧傷心從有招魂些悵望寒雲思不窮

泰和王直

天外悲風慘淡來故人不見重堪哀仲舒若作江都相李白空餘翰苑才流水悠悠春去遠遙山漠漠鶴飛回愁看舊日行吟處猶有梅花帶雪開

臨川王英

禰之山兮南峙禰之江兮東注峯峩峩兮莫齊波沉沉兮渺瀰遡遺人去兮何方鬱予思兮延佇欲往採兮芳蘭又欲攬兮蘅杜藹蓋兮肴觴陳此詞兮寫哀素揚千古兮脩名仰高山兮景慕

嚴郡洪璵

早歲横經辯石渠王門白首畏長裾傳家喜有春秋學言道羞稱封禪書盛世文章從自昔故君勲業竟

成壢青山埋玉傷心處過客多應涕下車

敷治有聲道就踵進以陳豈徒資禄養亦欲澤疲民達哉

吉水尹鳳岐

聖天子重覽嘉其人令掌中秘書尋擢 東朝臣王門復設醴 恩眷荷殊新威鳳鳴朝陽德星照秋旻未遂休老志已沒官游身 祖送國南門涵然淚沾巾

右一

蘭茝衰且罷餘香留故澤昭〻士大夫在世有遺德高詞薄雲漢雅操逾冰檗一遠人寰去境失儒林色茂令後來士髣髴窺陳迹風悲雨淅秋月暝三徑夕庭階凄以凉哀思浩無極 誰謂蔡中郎無從附書籍

安成劉録

勳業明光膽氣雄以年藉學謫群公
四朝人物儀刑在兩漢文章樂作工侍講
青宮膺寵耀從裾梁施仰高風一朝黃鶴游蓬島楚
些歌殘淚滿胸

天台李茂弘

經世才華衆所欽三朝侍從沐
恩深聲光久仰連城璧詞賦爭誇擲地金夫夢一朝
成永訣斯文千古共傷心不堪旅櫬歸鄉道落日西
風淚滿襟

三山張英

先生三膺秀學問窮天人夙昔捧丞輔王道來敷陳

文皇特簡爰得此觀國賓擢典詞林藉進講 東華

春儀〻往忠直怡〻而經綸

仁廟深知久 衛藩匡輔嫺辭名播海宇詞翰傳縉

紳藻鑑兼長朗玉襟台方齊士林忽憔悴失此席上

珍〻懷常景慕聞訃增悲辛此歌不成闋聊以招魂

神

安成吳節

太禾佳山水先生秀所鍾策陳

丹陛下官列玉堂中學術何其富詞源浩莫窮薦紳

徒企仰無復覩儀容

右一

廿載玉門相才高海內誇摛文翰吏部奏疏賈長沙

只去丹心在宦遊南□亦如何遐淪謝鬢後其何嗟

碩學懷經濟璇璣久□施棟樑方柬鑑雨露忽興悲
竟作游仙去誰云騎鶴遲傷心故園菊寂寞老東籬

右二

宿齊大夫附壽及在籍年宇宙如公幾文章後必傳
西風歸旐繞夜月滌哀猿眼見毀無憾承家子更賢

右三

忝是雲旅戚忘年辱誨頻甦余看譜內何處得斯人
琴冷空齋月花愁別墅春都門送殯淚泪滿衣巾

右四

餘姚陳贄

哀辭有引

嗚呼先生壽乎一周又九載筭非不遐以
經濟之才黼黻
皇猷範模
藩邸道非不尊階進五品秩登大夫祿非不
多群行卓卓爲當代宗儒推許譽非不隆短
章大篇鏗戛金石流布吟詠爲人楷式才非
不充于搢紳藝苑桂奕蘭擢威聯行慶非不
綿奄忽長逝在先生宜無憾而余敘淚含辛
鑄詞以泄其哀者一則慨先生積皆豐而施
皆嗇一則悵後進失所歸依仰徽也其辭曰
惟維堂之偉能昔逮天毓其懿兮匪義略而弗由兮
惟仁宅之是依咀詞林之英華兮泳學海之津涯

靜存而動察兮天顛沛而弗違恒循規而蹈矩兮胡
今是而昨非寧獨厥德之柔嘉兮昌厥詞之甚炳也
詩駸涯乎黃初兮蔽曹劉而馳騁也文方駕乎潮州
兮得太史之要領也羅象緯於璇穹兮懸寒芒之光
耿也決太河於崑崙兮屹波濤之洶湧也排青雲而
上躋兮躡蓬萊之天風陳王道之十事兮探補衮之
裨衮闕
天顏之霽咲兮沐雨露之恩濃典奎文於紫闥兮侍
仁廟於青宮既遂猷之辰告兮復嘉謨之日獻錫
上樽於玉笋兮　賜錦袍於金殿成七襄之黻章兮
荷三接之異眷俾授經於　賢藩兮肩賈董而殆恍
惟先生之峻潔兮騖白鷗而高翔集春蘭而為佩兮

囊秋菊而為糧紉辛夷而為幄兮跡芳芷之而為房闈
北斗而斟酌兮逞南箕而簸揚超無為而獨立兮與
太初而徜徉評曰激江湛湛兮楓葉頹雲山蒼蒼兮
點畫屏帳九原兮不作贈余藻兮雙零
正統己未八月望 進士奉議大夫
越府左長史後學宋拯拜手述
佇玄區以遊覽兮紛萬慮之錯縈鬱忡忡而怵惕兮
感遲緩之罔停波沵沵而東瀉兮日暖暖以西傾覿
陽施之芊茸兮倏露葉之凋零時靡靡以就逝兮老
冉冉貴相仍惟高朗以令終兮則雖沒而猶生嗟若
先生之挺卓兮儲光嶽之粹精賦婞質於自然兮意
[illegible]嫺貞潔都曼其凱凝兮匪其降即長庚嶽[illegible]

泉之華滋兮浥灝氣之醲英汲睿聖之高躅兮恒省
察以自鏡遡洙泗之源委兮履濂洛之閫域當階星
之炳耀兮值亨嘉之文明翕儁翰以騫舉兮逞琅玕
於　殿庭歷肝膽以諭忠兮冀堯舜其君民尙
歷膺之逢辱兮列銜署於儒紳登玉堂而際　春宮
兮日嘉謨之格陳承　鸞誥之褒錫兮貤封榮溢於
雙親爰超秩於藩輔兮展長裾於　王門獲優遇以
容與兮復專精於討論理無迷而不燭兮思益邃而
彌醇何　前席之久稽兮位不足以展其經綸聚精
鯤於篇翰兮吐光輒摩乎乾坤暨論議以植彝化兮
肅滌發而宗欲假史漢為陶冶兮拉班馬而駕玄衡
集諸子而波瀾兮合符券於韓歐會雅奇江海之詩

峩兮陵山阜之崢嶸媚嫉雲漢之昭回兮藹岱嶺之
敷榮兮溫敦而柔婉兮協鳳凰之和鳴忽陰陟而激
昂兮儼雷霆之震驚鏗宮商諧律呂兮奏韶濩於太
清呈五花排八陣兮銳戈甲於霄征慨皷鼙之聒
聒兮一掃鶯鳴之囂囂神變化而無窮兮功稗佑於
六經維勲業未竟其施設兮而著述有以黼黻乎泰
平振芳猷於帝極兮擬載籍之足徵列乎行誼之高
古兮夫豈獨擅乎文名廣交游於四海兮籍忠告之
規戀娟孝茲於存歿兮篤友愛於弟兄嚴義方之庭
訓兮森蘭桂之芳馨急義不吝於所施兮囊槖遑恤
其無盈輕勢利而安平靜兮不炎附以為營德弥邵
而與益崇兮靡非允然以自矜身歷往於

四朝兮幾稀有而康寧謂仁者之可必兮詠爵祿之久膺適引年之上請兮俄夢奠於兩楹抑斯文之衰佑兮亦天道之無憑嗟平生之晚進兮幸及陞於儀刑不覿家之見鄙兮辱許與之過誠屢枚領以游從兮託詩酒以品評念期待之諄至兮深愧負丟無成聆謦欬茲不可得兮徒滂洒之交零覽書疏之遺言兮重有以感愴乎予情悲逝者之不可回兮邈高風于千古萬齡噫今夕之何夕兮斗轉河橫中見昔之燿燁兮詎非先生英靈之上形也

祭文

維正統年月日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謹以牲醴之奠致祭于亡友用誠長史公之靈

日嗚呼用誠以其問學致之於行隨所寓而怡然也
發為文章自成一家不蹈襲乎陳言也宜居館閣職
論思而卒死於 王門感
先朝之知遇託愛子於仁賢也予與用誠同居翰林
同為官僚及今幾四十年也離合險夷不忘乎道誼
久而益堅也方以 王之逝請復用誠於
朝胡為乎溘然朝露之先也千古一觴用誠其有知
兮庶鑒予心之惓惓也尚享
維正統年月日友生行在吏部左侍郎魏驥右侍郎
洪璵以肴羞果蔬之儀致祭于故長史金先生之靈
曰嗚呼先生行足以勵俗文足以矜世及其遭
逢 聖主既歷詞林復為 王傅三十載餘蔚乎清

嬰先生抱疾顯等數祝勉爲蒼生臨別之語蒼天蒼
天喪此哲士凡我斯文孰不興喟惟高獨山雅清獨
水先生歸哉嗚呼有酹千古永訣情曷能已哭以此
辭靈其歆只尚享

維正統年月日行在兵部左侍郎鄭辰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故　衛府左長史金公之靈曰惟公
吾鄉先達　昭代偉人踐履坦坦德容申申有雅其
才實董是倫發克際遇三策以陳典職石渠載筆
金門追相　藩府陪沐　寵恩政宜壽考丞闡經綸
胡期一疾奄棄朝紳金谿之山歸然斬墳旅櫬言歸
豈勝愴神式奠矢詞清淚沾巾尚享

維正統四年月日行在通政使司右通政張琛等致

祭于 衛府左長史先生金公之柩曰嗚呼先生抱
經濟之材蘊明誠之學其發為文章大訓弘謨鉅以
窮深而該博其見諸制行正大光明足以立儒而敦
薄卓休譽於翰林功有稱於 睿畧省察則克制尋
己私尊貴則革除乎天爵暨登秩於 青宮資論思
之激切追超拜於 藩翰藉忠言之蹇諤雖位未至
於鈞衡而名則重乎臺閣方 前席有召則隆寵於
崇高胡引年思逸遽遊逝於寥廓士究驚嗟儒林鑑
愕嗚呼人生有死乃理之常先生留名宇宙不隨物
沒遺德子孫益遠而昌 封誥褒錫奕葉有光銘旌
昭揭求古不忘存亡之道正出處之義明一世之師
百世之長先生之歿可謂不亡輀車南还冊疏載揚

爰采溯儀修奠一觴尚享

維正統年月日　衢州府知府黃勝等謹以牲醴之
儀致祭于　衢府故長史金公之靈曰惟公力學春
秋為世通儒數隙
幣館名動　天聖白首　名藩匡輔勤劬何期一疾竟
爾云殂旅櫬南返道經于衢一觴致奠哀此聊憑爰
其不昧歆享維焉嗚呼哀哉尚享

維正統年月日開化縣知縣徐眞等謹以牲醴之儀
致祭于　衢府左長史金公之靈曰哀哉先生　國
之耆英發翺芹泮揚于　王庭歷事　四朝遭翔馳
名搢忠仗義齊鳥和鳳鳴清風藻思所動　聖明錫以
清爵　恩眷勤誠嗚呼先生斯文之標温恭郭寬

勤厥職不曠不回孜孜爲國嗚呼先生斯文之[illegible]
循矩守古人是友作之文章擬跡莊叟流衍行雲[illegible]
石不朽學者宗之仰如山斗嗚呼先生斯文錯[illegible]
永性情風韻尚古帖巧春容各循其矩口吐[illegible]
驚風雨詣詣青雲學者快覩嗚呼先生斯文[illegible]補[illegible]
哉先生風韻堂堂懿行章章益焉不祿上沐[illegible]不悲
傷青山白雲魂歸故里敬奠生芻靈其享只嗚呼
維正統四年月日開化縣儒學教諭孫昱友人[illegible]讀
徐曦等謹以牲醴之奠致祭于故奉議大夫　翰府
左長史金先生之靈曰先生緼經濟之才而位不加
乎德先生負剛大之氣而德則過乎位作爲文章[illegible]
齊嚴肅如孫吳用兵號令嚴明嚼枚乘馳風行草偃

而不動夫聲氣不孚競譁古人之陳言卓然成家者豈不
人之所難而先生獨得乎天之良貴也當
仁皇用先生於思甚之門將有秘文閣學士之除遽
遭鼎湖之變而人皆惜先生才之不得乎際遇令庭
議欲除先生太常卿兼翰林學士之職而先生堅拘
終身之盜患而長逝矣自古官樂閑散有才無命之
嘆而士林獨爲先生噓唏吁而流涕也耶靈柩北歸拜
先生之德敬先生之文慕先生之義清酤牲醴齋獻
來祭先生達人大觀識生死之關念故舊之情潛鑒
陟降鴻翼顧來歆而來涖也耶尚享

覺非齋文集附錄卷終

覺非齋文集後序

學問之道有諸中行之則爲事業言之則成文章然事業止於一時文章可傳千古其所以然者必有以發明乎道德仁義之蘊而於世教有關焉若司馬班楊韓柳歐蘇之文之可傳者代不數人耳豈易言哉三韓覺非金先生自少穎敏孳孳務學凡聖經賢傳諸子百氏搜抉無隱下筆爲文動中矩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詞閑獻策稱

昔累官禁林益研窮今古大政[illegible]詞作為歌頌皆足以宣揚聖德潤飾太平而述志寓懷一時感人之所需者亦未嘗爲作君子詩其情媚如春華滿跡五采絢爛香氣[illegible]人明麗如玉佩瓊琚表裏發瑩其[illegible]清趣夐雅如宣和古畫册青剝落而筆意獨存時出險陸如水湧山出風雨雷電交作而龍蛇從而變化也要之識[illegible]于道德仁義[illegible]之者足以勸足以戒誠可與數子之

文並傳也與吾松學士錢公先生之門
生也而瑜又出乎錢公之門又瑜守衢
爲先生故鄉錢公因以先生遺稿一帙
俾刊行於世於乎前脩既遠景行無從
敢不捐俸入之餘以成其美乎雖然先
生既不得大位以盡施其經綸之術又
不克代爲
制誥誓命以恢廓王度以沒而其粲然
不可掩者將與三光五岳之氣流行乎
天地之間而不泯奚較乎刊與不刊哉

工畢姑書其末以竢知言云

賜進士中順大夫知

衢州府事海上唐瑜書